

彼岸文丛
BEYOND

原书获“韩国文学作家奖”

*The Man Who Was Left
as Nine Pairs of Shoes*

化身九双鞋 的男人

[韩国]尹兴吉 著 王策宇 崔元磐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The Man Who Was Left
as Nine Pairs of Shoes*

化身九双鞋 的男人

[韩国]尹兴吉 著 王策宇 崔元馨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化身九双鞋的男人 / (韩)尹兴吉著; 王策宇, 崔元馨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8-14183-3

I. ①化… II. ①尹… ②王… ③崔…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4815 号

本书由  韩国文学翻译院 资助出版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

© 1997 by Heung-gil Yun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L Management, Seoul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2014-312 号

化身九双鞋的男人

The Man Who Was Left as Nine Pairs of Shoes

[韩国] 尹兴吉 著 王策宇 崔元馨 译

策划编辑 陈丽勋

责任编辑 陈丽勋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52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183-3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那一天那事件	1
羊	28
严 冬	63
那是刀	99
冰青与火红	117
化身九双鞋的男人	138
直线与曲线	189
翅膀或手铐	237
苍白的中年	268

那一天那事件

善良百姓宋教授，生平以崇尚正义、生活态度堂堂正正而自负。有天，他家来了个奇怪的电话，即所谓的敲诈电话，第二天又来了一通，对方单方面通知说要亲自来见面聊聊。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起初宋教授以为是哪个亲近的朋友开的顽皮的玩笑，否则便分明是要花招却搞错了对象。所以他很轻松地一笑了之，没怎么放在心上。可是同样声音、同样内容的电话又来了两次以后，问题就越发不同寻常了，让人觉得如果等闲视之说不定会惹大事。于是，善良百姓宋教授逐渐深深陷入苦闷中。

接了第二通电话后过了好久，宋教授一点一点整理了混乱的思绪。虽说自己是一流大学的知名教授，却和一

般企业雇用的包装工人或车工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个两袖清风的工薪阶层。向自己这类人勒索，怎么都令人无法理解。那个人的目的如果纯粹在钱，显然他是选错了对象。不去找大韩民国那么多的企业家，却找上我这样的穷教授？这位恐吓分子简直是天真到令人可怜的蠢汉。这么一想，宋教授就有了自信，开始在周遭喜欢开玩笑的朋友中搜索可能那么做的人。之前虽也往那个方向想过，但那时只是随便胡猜，这一次则是追根究底，一点儿细节也不放过。但不论怎么想，周遭朋友中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即使是开玩笑，宋教授也不可能和那种既不光明正大又没知识的小人行径的朋友交往。偶尔聚会下下围棋、爬爬山，互相就专业讨论交换意见的朋友，都是品行圆满的君子。就像自己信任、珍惜他们的友谊一样，他们也信赖、珍惜自己。对那些多情多义的朋友竟有一分一毫的怀疑，宋教授立刻为自己的过失懊悔。所以他稍微转了一个角度，这次朝容易引发这类事件的仇恨关系的那一方投下了问路石。似乎没有，不，是不可能。他活了五十多年，别说争吵动武，就是难听的话也不曾说过一句。朋友们有时开玩笑说他是不需要法律的人；或者说他是抖不出一丝尘埃的三位圣人之一。他们所说的三人中另二人是可敬可畏的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

亚。因为只是打趣说笑，对于他的无辜没有不在场证明的效力。可是要说有什么失德的行为让勒索者抓住了小辫子，在宋教授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怎么挖空心思研究也找不着蛛丝马迹，想把因那没来由的电话而生的杂念像关上抽屉一样埋藏到记忆中去，他猛甩了甩头。这时突然像解开了纠缠的丝线，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鲜明的形象，是崔教授。他一边将崔教授油嘴滑舌的尊容刻在脑里，一边大叹为什么早没想到！以崔教授的为人干那种事绰绰有余。或许碍于教授的体面不能直接出头而指示别人干。这么一想，便发现电话内容里有很多可疑的地方，几乎可以确定是业余玩家的把戏。

对于那些寡廉鲜耻的无赖，他有个固定观念，是隐隐受年轻时看的侦探小说或漫画，还有最近常看的连续剧的影响。总之，就他的固定观念，以敲诈或威胁为业的那一流人物，应该长得一副狰狞之相，而且嘴边总挂着粗鄙的下流话。例如，“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或“报警的话小心你的命！”等等。再加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就是绝妙的恐吓电话了。诸如此类大概是宋教授所认定的下流人物的必要条件。可是，那位打电话的老兄没有一丁点儿符合固定观念或常识的行径。打一开始语气就斯文有礼、有板有眼、如谈公事。这样的人要说他是恐吓分

子，是完全不合格的。而且敲诈要求的金额仅仅十万韩元，也是超乎常识之外的。靠工资过日子的人，绝不是嫌十万韩元少，但和到目前为止所听说过的犯罪案件比起来，也未免太寒酸了。一旦怀疑起同事就没完没了。根据各种迹象推断，是崔教授的把戏恐怕错不了。崔教授对于私人感情绝对有可能用那种方式来处理。和那种人归为一类同样被称为“教授”，简直让人觉得是一大侮辱。再怎么宽以待之，得到的回报也只是嘲笑和恶意中伤。如今宋教授宁可将一切归因于自己的无德，就像傲然独立的鹤，对属于群鸡之一的崔教授，不屑一顾。可是那老兄好像还是想惹祸的样子。宋教授对于自己的脑子即使不做学问也能像个老练的检察官那样灵巧地思考运转，觉得有趣极了，于是更加深了对同事的怀疑。想到这事件八九不离十已经解决，心情更为轻松。

可是过不了多久，在愉快的旅程尽头又撞上了盘踞在五里雾中的一堵高墙。如果崔教授真是罪犯，那么几次恐吓电话后就该罢休。即使是指使人干的也该停止了。他不是傻瓜，不会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亲自拜访而让人抓住小辫子。而且两人之间并没有非报不可的深仇大恨。那么究竟是谁呢？是谁？为什么要这样收拾一个无辜的人？谁？为什么？什么目的？究竟原因在哪儿？

他感到脑袋一阵阵刺得疼。似乎比写博士论文还要耗费心力。宋教授终于下定决心不再为那件事费神。是应该这样的。就像在客满的公共汽车里被不认识的人踩了一脚，从一开始就该不加理睬。有什么事儿就让它来吧，他打定主意先让自己心情轻松愉快。本想报警以防万一；可再仔细想想，现在报警实在没有一点儿根据。某个彬彬有礼的男子打了两次电话，要求交十万韩元换一个秘密，世界上岂有警察会相信那是真的而派人保护？警察出面调查固然令人感谢，但之后若再也没有电话，或若查明只是朋友顽皮的恶作剧，那么他这个堂堂教授岂不斯文扫地？如果察觉到真有算计自己的罪犯存在，那么报了警反而连累家人，事情可就闹大了。他东想西想拿不定主意，最后终于决定再等等，看还会发生什么事，视情况变化再采取行动。宋教授可不是因那一点儿威胁就畏惧退缩的人。再仔细追究的话，那不是威胁，倒近似于带口信。不过不论是威胁还是口信，以良知和真诚在世上堂堂正正地生活并引以为豪的宋教授，其实没有任何可害怕的。说到公之于世会造成对人格或名誉的致命伤害而价值仅十万韩元的秘密或恶行，别说在过去，就是在现在也不可能有。不仅如此，自己自始至终都是个教育家。看来，对方既是自称为半工半读的年轻学子，宋教

授一向秉持教育家的良心，必将把劝导这类行为邪僻的年轻人的重责加在自己身上。如果如电话里所通报的那样，对方第二天真的出现在眼前，宋教授决心以温馨的长者之爱和冷峻的道理展开劝诫，定让年轻人在最后流下忏悔的眼泪。

一边这么想，凡事中规中矩、一丝不苟的宋教授为了以防万一——真的只是预防——在各单位下班前进了一趟城，瞒着家人办了一件事。自己如果是孤家寡人，碰到什么事都无所谓。为挽救一个前程似锦的青年于罪恶的深渊，即便遇害，身为一个教育家，也是非常光荣的事。但他现在是有妻小的人，有一生同甘共苦让人信赖的妻，和两个掌上明珠。自己怎么都没关系，可若让深爱的家人有一丝一毫的损伤，恐怕再没有比那更令人痛苦的事了。自己所采取的措施中不掺杂一点儿不单纯的意图，虽然暂时对家人保密，良心上并不感到歉疚。

善良市民宋教授好不容易了了一桩心事后才醒悟到一点，即此手法之精巧。假设自己推测正确的话，对方手段之高明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若要报警，则情况暧昧令人良心不安；若要没事儿似的一笔勾销，又让人心情混乱无法忍受，仿佛给人一记闷棍般的巧妙。威胁恐吓竟然有这种水平，实在值得拍案叫绝。宋教授曾暗笑对

方是个糊里糊涂的愣小子，不足以称之为勒索犯，现在反倒可怜起自己来了。说不定自己是在对付一个不好惹的老兄，这种负担感让宋教授再度郁闷起来。

“是宋先生吗？我是前天和昨天给您打过两次电话的苦读学生。我认为您已经准备好购买我的商品，想照约定去府上拜访。十分钟后我就去见您，和您讨论讨论。”

备受尊敬的学者，善良的市民宋教授，第二天早上又接到对方单方面的通知电话。就在十分钟后了。那个昨天晚上还让他一边想着“难不成……”一边睡了一个好觉的事件，十分钟后即将在现实中出现。为在家人面前显得从容不迫，宋教授很是费了点儿心思。不想因那突然出现的恐吓分子让家人受惊，所以他以相当沉着的态度，平静地向家人说明了即将在眼前发生的事件。借此打上预防针，以减轻家人可能受到的巨大打击。此外，他也和家人共同负担这两天独自患得患失、有口难言的苦闷，让他得以因家人的慰藉而平静地忍耐这如坐针毡的十分钟精神上的酷刑。果不出所料，听完事情的始末，妻和女儿的反应相当激烈。几分钟前还跟一般家庭一样和睦融洽的气氛，霎时四分五裂，客厅里好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凝重的沉默，然后突然爆发了意见冲突。仪态端雅，待人

处事宽厚稳重，颇有长女风范的琴映最先发言。

“应该是开玩笑。不会错，虽然有点儿过分。”

“对，老大说得没错，分明是开玩笑，别太在意。”

妻也这么说。可她的表情与其说是她确信那是玩笑，不如说是恳切地企盼。小女儿沂映的意见不一样。她以一副沉重的表情思索了半天，悍然说：

“这绝不是开玩笑。打了三次电话，十分钟后还要亲自上门，怎么可能是玩笑？现在还不迟，爸，赶紧打112报警。如果真像姐姐和妈妈说的是有人开玩笑，也要照他犯的罪付出代价，好好地教训他一顿。”

这么一来，妻又跟着小女儿大敲边鼓：

“对对，像沂映说的，得让他受点儿罪。她爸，快报警吧！”

小女儿上女子高中三年级，性格特别、决不服输。宋教授向她微微一笑，仿佛没听到妻的话：

“我知道我们沂映小姐的心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断定爸爸是一个冷酷的人。”

宋教授温和地安慰抑制不了愤怒、呼呼直喘的小女儿。听了丈夫的话宋教授的妻忽地跳了起来。好像在樱花盛绽的昌庆宫中和妈妈走失的孩子，妻从刚才就迷迷糊糊、晕头转向：

“什么？您是冷酷的人？什么话！岂有此理！沂映，爸爸绝对不是冷酷的人。你也很清楚。爸爸不是那种放任感情做事，动不动就要报仇的人。”

“妈，怎么能说那是报仇呢？觉得自己有危险的时候请警察保护，是在民主主义国家里按期纳税的国民理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如果没有人要报警，我来打电话。我现在是为了爸爸做的。”

“哎，沂映！”

妻眨眨眼使了个眼色。

“孝顺也有很多方法！”琴映撇了撇嘴。

“连身份也搞不清楚的浑小子，威胁我们能干的爸爸给钱，你还在一旁鼓掌帮腔吗？这种孝顺打死我也做不来。”沂映大声喊。

“孩子们，够了，安静点儿。连你们也这样，这个家都成什么样了？”妻哭丧着脸在两个女儿间阻止她们斗嘴。

“我知道琴映、沂映都是为了爸爸好，可是你们一点儿也用不着担心。我不是要你们担心才告诉你们的。我希望的是以后不管情况有任何变化，都要相信我这个老爸，让我来负责一切。爸爸为人怎么样你们一向知道。不管那个人耍什么奇怪的花招，你们都要信赖爸爸的人格

不能动摇，我只要这一点合作。等一会儿你们会亲眼看到那个敲诈犯跪在我的面前求饶。你也别像丢了魂的人似的站在那儿，放轻松点儿。孩子们看了多不像话。”

宋教授很顾全一家之长的体统，诚恳地劝说妻。

一场混乱好不容易收拾了。可昨天还洋溢着一团和气的家庭，现在已找不着一丝和睦的痕迹。一个无论多么凶悍的恶魔也不敢小觑像城堡一般坚固的家庭，想不到只是几通莫名其妙的电话，就会让它的和平毫无道理地破灭。突如其来的不信任感席卷了整个家庭，联结夫妻间和父女间的坚韧绳索被斩断，甚至令人有永远找不回过去那种和谐气氛的凄惨感觉。一直默默不语的妻忍不住疑惑，终于开口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你……或许……”

“什么？”

“或许那个……存款账户里……”

“哈，那件事儿。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妻吐出那句话的瞬间，说实话宋教授觉得胸膛里火辣辣的。尽管已经迟了，他也决定要在家人面前说明事实。可是当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从嘴里吐出的全是谎话的时候，他简直吃惊得几近昏厥。

“对不起。该告诉你的事儿一时给忘了。有个朋友

急着借钱，昨天我取了五万韩元。”

“噢，是这样。我以为是为了这事儿……”

“啊，不不，不是。跟这事儿绝对、完全没关系。借给别人了，朴教授，对，就是朴教授。”

急得直摇手，宋教授仍然在说谎。他简直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为了保护家人才采取了这样不得已的方法，可是为什么不能说真话？一方面，没有任何理由尽说些无益的谎言，他觉得自己卑劣到想向自己吐一口口水。另一方面，他又暗自担心家人是否真的相信他的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欺骗家人。自从那诡异的电话打回来后，好像某个家伙将他的自我驱逐出境，占据在他心眼儿正当中鬼扯胡说。

“照我想嘛……”妻吞吞吐吐地发表了意见，“那个人如果真打算害你，逼得你活不下去，那干脆把钱给他算了。心情这么不安一点儿也……”

“你疯了？说的什么话？”宋教授大喊。迥异于平常，超乎必要地大发脾气。

“在孩子面前随便说话，岂不好像我宋凡嬖有什么把柄落在别人手里？”

“对不起。可是孩子们比谁都清楚你是清白的。”

“对。”

“真的。”

“一分钱都不能给。我宋凡燮岂能在那肮脏的敲诈犯面前低头？门儿都没有。不知道那家伙搜集了什么东西作饵，可我活到现在，绿豆大的羞耻事也不曾做过。”

宋教授发了一通脾气，一方面对敲诈行为愤怒至极，一方面对自己卑劣的言行懊恼不已，于是在家人面前蛮横地使起性子。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那个不明底细的男子准时在约定时间出现了。这是个从各方面来看都和自己的固定观念相距甚远，完全在意料之外的人物。首先那并不凶恶的长相就让人安心了不少。不只是不凶恶，那五官端正、理智型的相貌，还不知不觉习习散发出一种令人不敢小觑的知性气息。他身材修长，服装仪态俊秀干练。如果换在其他情况、其他场合，很可能会选定他做大学三年级的大女儿的对象。宋教授一下子糊涂了。接着，他一边惋惜这小子，一边再度燃起教育家的使命感，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好好教导这个年轻人。虽然不得不承认他根底好，但越是如此，越是缺乏当敲诈犯的条件，所以产生了小看对方也无妨的安全感。时间很充裕，现在放假没有什么事儿，心里盘算着直到他降服为止，时间拖得再长也没关系。

“您好。噢，师母也在家。让您久等，真抱歉。”

把大英百科全书推销员常提的 007 新式皮包放在桌旁，年轻人轻快地打了招呼。

“倒很有时间观念。躲在附近观察了动静吧？进来的时候没看到刑警什么的吗？”

宋教授想先杀杀他的气势，好像抓着他的脖子叫“你这小子”似的说道。可年轻人神情磊落地回答宋教授的话：

“先生果然眼神儿快。我用了距府上最近的公用电话，抽了一支烟才来的。可没看到刑警埋伏。像您这样的人绝对没法报警。”

“你是说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受到要挟也不能报警吗？”

“不能。不是因为你是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你害怕暴露缺点。”

宋教授的心猛然往下一沉。年轻人端正而充满自信的态度让他不安。他指着对面空着的沙发：

“先坐。”

“谢谢。”

“先说明白了，我不跟你用敬语。再怎么年轻的学生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用过卑称。可是对你实在不乐意。这一点你得了解。”